

美!我是说梦中落日。那是年少时的一幕幕,像幻灯片,时不时在眼前浮现。夏日雷雨,湿热闷人。忽一日午后,停止了雨,也停止了雨,头顶的天上仿佛被撕开一个豁口,越开越大,透出蔚蓝,更洒下一缕久违的阳光。蔚蓝自然耀眼,阳光自然刺眼。忍不住仰视,眼亮了,心更亮了。冲天扬臂伸一个懒腰,透一口气憋闷的气,深呼吸,长呼吸,那个舒坦呀——浑身顿然清爽了许多,心情也骤然好了起来。脚步轻盈,走起来都像飞!

就是一个美,却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词来形容、来渲染。那分明是回光返照,却与初升旭日何其相似乃尔!然而,就在令人眩晕、陶醉而惊艳般赞叹、留恋的又一刹那,红日像是要浮起来,呈现出升腾迹象,却迅疾坠落,如坠深渊,火球变成火苗儿,好像被吹灭了一般。天地间真像谢幕了,黑暗降临,直到又看见满天星斗闪烁,横一道银河的璀璨。

落日之美

□孔明

炕、睡觉、安眠,灯光很好,月光很好,繁星满天更好。一个囫囵觉,天边又见了晨曦、曙光和朝霞。我深信不疑,那落日之美必会重现的,只要留心、留意便是了。落日在我心里有了寓意是我上了初中以后,我很偶然读到了叶帅的《八十抒怀》,其中有两句至今刻骨铭心:“老夫喜作黄昏颂,满目青山夕照明。”我没有请教老师,却忍不住瞎琢磨:这诗出自叶帅之口,那一定是好的,但好在哪儿,就琢磨不透了。与落日一样,我也琢磨不透落叶有何不好。一地落叶,也是一地风景呢!

步入老境,却对西斜的太阳满是欣赏,并无一丝感伤,真可谓“老夫喜作黄昏颂,满目青山夕照明”,乐呵呵安度余生。这些吧,才算是真正活得像落日一样透红、透亮、透热了。那样活着,不美么?忽然想起了某人的话:“落日,从来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,有如花的味道,云的影子,风的消息……消失于瞬间。”咀嚼这句话,等于咀嚼人的一生。人是真活自己呢,分分钟秒都在自己塑造自己,日积月累终于把自己塑造成了别人眼里的样子。能像花一样怒放,并有芳香释放,不美么?能像云一样逍遥,并投下自己的影子,不美么?能像夏风一样吹过,给人一种清凉,不美么?譬如昙花一现,美就定格为永恒了!鸟走留声,留的是声声悦耳;人走留名,留的是有口皆碑。



缠绵 赵广军 摄

位于辽东半岛南端、三面环海的大连,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。那景色优美的海岸沙滩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、令人震撼的跨海大桥、炫彩醒目的足球雕塑、诱人味蕾的海鲜美食,展现了大连独特的气质和魅力。然而,大连又是一个遭受列强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地方,矗立在旅顺口的两座塔,无疑就是那段苦难历史的铁证。

红尘中的青竹

□苏兆强

一片片青竹哟,肩并着肩,手挽着手,一根根昂首向天,壮志凌云精神抖擞。仿佛站在高处的千手观音指点江山,又如伫立山上的绿林好汉笑傲春秋。

远离山花的簇拥,藤条的掣肘,一輩子素面朝天清风两袖。它的腰身折不弯从不低眉屈就,它的心不趋炎附势坚持崇高操守。

身旁是缠脚的乱石,脚下是贫瘠的泥土,根须互相抱团伸向最深的程度。只有在深处才能听见地球母亲的心语,要想成为栋梁,必须基础牢固底气十足。

不屑步入红尘,沦为供人观赏的庭树文竹,死守生养自己的那一叶故土。冷眼绚丽的色彩,只穿一身绿军装,是红旗下的战士,坚守信念为理想奋斗。

青竹扶摇直上,把豪情向白云倾诉,由于清高,对蓝天红日宣誓举手。节节攀升的虎劲蔑视杂草藤蔓,步步高升的英姿展示豪杰气度。

惠民济世,是一生的追求和享受,奉献一切,能做到俯首甘为孺子牛。哪怕被刀劈斧砍碎骨粉身,也无怨无悔而不改色不皱眉头。

披一身绿甲,水渗不进针扎不透,纯洁的心灵岂容鼠窃狗偷。长一层厚皮,不惧雷声电闪狂风骤雨,洗净身上的尘埃更显潇洒风流。

削成竹笋,刺穿邪恶的咽喉,制成竹篙,风浪中撑一叶飞舟。做成家具,为千家万户带来幸福,制成竹筒,把理想之歌昂扬天穹。

心眼不会进水,看万物一清二楚,由于清高,没有蚊虫敢爬上肩头。肠子直来直去,不含一点细菌病毒,因为正直,身边没有狐朋狗友。

古往今来,赞颂你的诗篇有千首万首,你的精神情操,为无数志士仁人披上甲冑。在滚滚红尘中,你的翠绿胜过万紫千红,如果没有你,地球变丑,人类忧愁……

推磨驴推举拉车驴

□陈仓

动物园评选年度先进,推磨驴坚决推荐拉车驴,旱地的牛想不通,为什么要谦让对立面呢?真傻!当生骑的马不理解,为什么要礼让竞争对手呢?老糊涂!推磨的骡子非常愤怒,崇高的荣誉为什么要让给背地里诋毁自己的大

坏蛋呢?我尽职尽责,无私奉献,辛辛苦苦奋斗一年,老爸居然不推荐自己的亲儿子!面对大家的不解与非难,推磨驴只有一个标准答案:你难道想让那笨驴子不出差,天天在家里跟你闹别扭吗? 寓言

矗立在旅顺口的两座塔

□汪清龙

心险恶而卑鄙。循着此塔的前世今生,我把目光投向了一百多年前那场“狗咬狗”的战争。站在白玉山广场凭栏眺望,山脚下的旅顺港尽收眼底。此港现为我海军某潜艇基地,山丘、岛礁、海水组成了一幅壮美的江山画卷。但在日俄战争期间,这里曾是日俄海战的主战场。站在我身旁的一名当地青年,绘声绘色地讲解着当年日本战舰封锁港口,把停泊在港内的俄国战舰一顿猛揍的历史。我的眼前似乎浮现出两只恶狗疯狂撕咬的血腥场面,仿佛嗅到了那浓烈而呛人的硝烟气味。

当年俄国人为长期霸占旅顺,在山上修筑的士兵宿舍、水泥工事,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。那锈迹斑斑的大炮,掩体上密密麻麻的弹孔,被炸出大坑的战壕,足见当时山地争夺战的惨烈程度。中午时分,我们来到一个被称为“水师营会见所”的小院。这里曾是清军水师的驻泊地,被选定为日俄战争期间谈判和签约的场所。小院中的三间草房,基本上保持了当年的样貌。夹杂在高层楼房之间、显得不伦不类的草房,却是日俄侵略者争夺瓜分旅顺口的物证。草房的内墙上,挂了数张泛黄的照片,其中有一张是日俄战争谈判中,日本军事头目乃木希典和俄国军事头目斯特塞尔的合

头颅的荒草之高和低

□安黎

的高大而骄傲。有人说,上帝也在歧视女人,因为上帝把女人制造得普遍比男人低。听到这种说法我就想笑,若以身而论英雄,比起人来,上帝大概更偏爱长颈鹿。社会是个楼梯,人坐在不同的台阶上。这时人便有了高低,高高低低的人呈现着不同的姿态和不同的表情。有人傲慢,有人卑怯;有人耀武扬威,有人弯腰曲背;有人咳嗽一声山摇地动,有人挣破嗓子呐喊却无一只耳朵听到。阳光永远照耀着高处的人,而在山下面为一碗饭而推搡的人感受到的只有潮湿和阴暗。于是,人就想上台阶,想从低台阶到高台阶去。身子虽然坐着,心却躁动不安,梦也高高地飞翔,有人踩了别人的

脚,有人偷偷地拽了别人的腿,有人出卖情谊,有人摇尾乞怜。能否上去,力量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讨得上面人的欢心。蛇扮装成龙,乌龟充作骏马,狼披了外套成了可爱的金丝猴。到达山顶时,灵魂早已抛向万丈深渊。其实,在尘世里,人的精神境界也是有高低的。一个人的精神高度显示着一个人的生命质量。有人一贫如洗,却在千方百计地救济着别人;有人挥金如土,却不肯拿出一个子儿施舍穷人。其实,在我看来,不管你用什么方式,富有都意味着一种掠夺,任何财富都归地球所有。富有是贫穷的根源,贫穷是富有的原因——有人为全人类的幸福事业殚精竭虑,自己却

父亲的收音机

□朱耀儒

我的父亲是一个终生从事农耕的受苦人,没有上过一天学,是真正的目不识丁。他一生不沾烟酒,与玩、逛、赌绝缘,唯一的嗜好是看戏听戏。上世纪50年代初,他想去镇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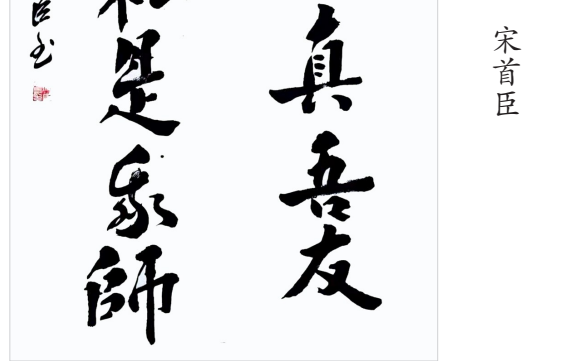
上看戏,就会在吃晚饭时间向掌家的大伯讨要一两毛钱,和几位叔叔直奔镇上的剧场。常常是我已经睡了一觉醒来,他才吃饱晚餐一顿美味佳肴一样乐颠颠地回来。他看见我醒了,就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看戏的剧情。我听不懂他所说的故事,只是专心地听着,就又睡着了。

1958年,县广播站给村子栽杆拉线,安装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广播匣子,每晚8:30开始播半个钟头的秦腔戏,每晚父亲都要准时去广播匣子下听戏。炎热的夏天,父亲拿一把蒲扇,提一个小马扎,边乘凉边听戏;寒冷的隆冬,父亲披上皮袄,抱一抱柴火,边烤火边听戏。当然,去那里听戏也不光是父亲一人,还有经常和他去镇上

上看戏的好几位叔叔。他们边听边议论,连声称赞县城名角的演唱。一个小小的广播匣子,给长年躬耕的农人带来精神的愉悦,让他们快乐了一阵子。到了上世纪60年代,收音机开始在农村出现。我们村三队的朱太民买了一台手提式收音机,惊动了全村的人。父亲经常去太民家听戏,每次听戏回来都要喜形于色地说收音机比广播匣子好多了,不仅声大腔亮,唱戏的时间也长,让人过足了戏瘾。从他的言谈中,可以看出他对收音机情有独钟,非常希望自己也拥有一台收音机解馋。60年代后期,我大学毕业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后,想到父亲的嗜好,就给父亲买了一个巴掌大的小收音机。父亲高兴极了,拿着收音机爱不释手。他不听新闻、不听歌、不听说书,专听秦腔戏。只要你看见父亲不停地看桌子上的马蹄钟,就知道他在等着听戏。他听戏微闭着眼睛,翘起的二郎腿轻轻摇晃,深深地沉醉其中,似乎这是他人生最惬意的享受。

除了在家里听戏,父亲下地也要把收音机别在腰带上。在地里他边干活边听戏,听戏让他忘记了干活的苦和累,听戏也让他忘记了生活的艰辛和曲折,整天都是乐呵呵的。父亲须臾不离的收音机让村里许多人特别羡慕,那些赞颂的话语,也让父亲深得欣慰。因为一直坚持收听秦腔戏,父亲不仅记下了省城许多名角的名字,更能说出他们演唱的内容和特点。每当他打开收音机,演唱者一开腔,他就会说这是郭明霞在唱《赶坡》,或者说这是任哲中在唱《周仁回府》,这是马友仙在唱《河湾洗衣》,这是肖若兰在唱《三滴水》……总之,他对秦腔名角和秦腔戏剧的熟稔,让人佩服和赞叹。他没有文化,不懂历史,但他能看懂戏听懂戏,能把经常演出的戏剧剧情说得头头是道,清清楚楚。他的几个孙子赞扬说:“爷爷简直就是一部活的《秦腔字典》!”

后来,父亲的收音机不是老化,就是被小孙子摔坏,我及时又给他买回一个收音机,不能让他中断听戏的爱好。记得我曾为他买过三个收音机,直到我给他买了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,他才不那么看重收音机了。但电视机不能随身携带,下地时他依然会带上收音机。父亲在电视机上看戏听戏时,曾深有感慨地说:“做梦也想不到如今会把戏台子搬到家里的炕头上来!”由收音机到电视机,是父亲精神享受的一次飞跃,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时代的发展和祖国的强大与科技的进步。



书法

宋首臣

笔走龙蛇